

# 成都城坊考 (下)

王文才

## 四、岁时市集

费著《成都志》成于至元三年，乃从《成都古今集记》诸志及《成都文类》诸文而出，“凡郡邑沿革，与夫人物风俗，亦概可考矣。”尤以氏族、岁华各谱，立例最善，故为《全蜀艺文志》所收；明清屡有单刻，《四库总目》地理类亦有著录。所记岁时，未如宗懔之详述荆楚民俗；名曰纪丽，亦非韩偓之类钞诗文故实。乃取田况《成都遨乐》等诗所涉游宴之事，以为小谱，既记唐宋坊巷寺观，亦存岁时游赏故事。兹节录《岁华纪丽谱》文，间为集说，以附编末。

成都游赏之盛，甲于西蜀，盖地大物繁，而俗好娱乐。凡太守岁时宴集，骑从杂沓，车服鲜华，倡优鼓吹，出入拥导。四方奇技，幻奇百变，序进于前，以从民乐。岁率有期，谓之故事。及期则士女栉比，轻裘袷服，扶老携幼，阡道嬉游。或以坐具列于广庭，以待观者，谓之遨床，而谓太守为遨头。田况为《成都遨乐诗》二十一章，以纪其实。而薛公奎亦作“何处春游好”十章，自号薛春游，以从其俗，且欲以易尹京之旧称（公知开封以严治，人谓之薛出油），此皆可以想承平之遗风也。今以元日为始，而第其事。

按费谱首段至“遨头”句，总叙游赏故事；此文又见《方輿胜览》成都府路风俗类“遨头宴集”条，只少二十字，盖同钞自《成都集记》，偶加删节。谱中“西蜀”二字，当据《胜览》作“四蜀”，谓成都游赏之盛，

且甲于梓夔四路，非仅就西川言也。蜀都游乐，并见扬雄、左思之赋：春秋嘉会，“延唯扬幕，接帐联冈”；倾城出游，“西踰金堤，东越玉津”。历唐五代，成都繁盛实冠西南，“城内人生三十岁，有不识米麦之苗者。每岁春三月、夏四月，有游浣花乡、锦浦者，歌乐掀天，珠翠闻咽”（见《野人闲话》）。故张咏《悼蜀》云：“蜀国富且庶，风俗矜浮薄，奢僭积珠贝，狂佚务娱乐。虹桥吐飞泉，烟柳闭朱阁，烛影逐星沈，歌声和月落，斗鸡破百万，呼卢纵大噉。游女白玉瑯，骏马黄金络，酒肆夜不扃，花市春渐作，禾稼暮云联，纨绮淑气错。”田况帅蜀，有愆于此，著《成都遨乐诗》，必以岁时，其序云：“四方咸传，成都好游娱无时，予始亦信然之。逮忝守益，柅轡踰月，即及春游，每与民共乐，则作一诗以纪其事。自岁元徂景至止，得古律长调短韵，共二十一章。其间上元、灯夕、清明、七夕、重九、岁至之类，又皆天下之所共，岂曰无时哉，传之者过矣！蜀之士君子，欲予诗闻于四方，使知其俗，故复序以见怀。”其分题二十一目，散注费谱各条下。

正月元日，郡人晓持小綵幡，游安福寺塔，粘之盈柱，若鳞次然，以为厌禳，惩咸平之乱也。塔上然灯，梵呗交作，僧徒骈集。太守诣塔前张宴，晚登塔眺望焉。

田况《元日登安福寺塔》云：“遨赏空间巷，翺来喧稚老，人物事都闲，车马拥行道。”范成大《元日安福礼塔》注：“士女

大集拜塔下，燃香挂幡，攘兵火之灾。”塔在城郊，故杨甲《登安福浮屠》诗，可望野树水汉，荒冢高坟。《方輿胜览》成都佛寺类：“安福寺塔，《成都志》：大中间建塔，十有三级；李顺之乱，塔毁于火，祥符间重建，仍十有三级。”按陆游诗注：“俗名黑塔”。

二日出东郊，早宴移忠寺（旧名碑楼院），晚宴太慈寺。清献公记云：“宴罢，妓以新词送茶，自宋公祁始。盖临邛周之纯善为歌词，尝作茶词授妓首度之以奉公，后因之。”

田况《二日出城》云：“初岁之二日，言出东城闾，缦骑隘重郭，游车坌行尘。”范成大有《正月二日东郊故事》诗，又《初三日出东郊碑楼院》注：“故事祭东君，因宴此院，蜀人皆以此日扫墓。”陆游有《正月二日晨出大东门，是日府公宴移忠院》诗。大慈寺至德二载建，见《益州名画录》卢楞伽条。李之纯《大圣慈寺画记》云：“总九十六院，按阁殿塔厅堂房廊，无虑八千五百二十四间。画诸佛如来一千二百一十五，菩萨一万四百八十八，帝释梵王六十八，罗汉祖僧一千七百八十五，天王明王大神将二百六十二，佛会经验变相一百五十八，诸夹紵雕塑者不与焉。自至德已后，写从官府尹监司而下僚属真，迄于今凡三百九十人。四方之人至于此者，徒见游手未伎，憧憧凑集，珍货奇巧，罗陈如市，只以为嬉戏炫鬻之所。”

五日五门蚕市，盖蚕丛氏始为之俗，往往呼为蚕丛。太守即门外张宴。

田况《五日州南门蚕市》云：“齐民聚百货，贸鬻贵及时，乘此耕桑前，以助农绩资。物品何其伙，碎琐皆不遗，编籛列箱笥，飭木柄磁棋，备用诚为急，舍器工曷施。名花蕴天艳，灵药昌寿祺，根萌渐开发，累载相参差，游人炫识赏，善贾求珍奇。予真徇俗者，行观亦忘疲，日暮宴觞罢，众皆云适宜。”此乡社集会，以通农桑之需，苏轼亦有诗。游人所聚，则灵药花木工商珍奇并

备，略如后世之“花会”矣。《茅亭客话》九：“蜀有蚕市，每年正月至三月，州城及属县循环一十五处。”费谱所载，有正月五日五门、二十三日圣寿寺、三月二十七龙女祠三处，详见后文。

《华阳国志·蜀志》：“周失纲纪，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南齐建祠成都，历代因之。然元人所祠蚕神有二，一为蚕丛，一为女神。《三教搜神大全》七：“青衣神即蚕丛氏也。按传：蚕丛氏初为蜀侯，后称蜀王。尝服青衣巡行郊野，教民蚕事，乡人感其德，因为立祠祀之。祠庙遍于西土，罔不灵验，俗概呼之曰青衣神，青神县亦以此得名。”似青神尝为蚕丛之国，因祠而名县。《元和志》眉州青神县：“青神即青衣神，在今嘉州界”，谓旧治也。《蜀中名胜记》十五：青衣“在青神者，以蚕丛衣青而教民农事，人皆神之是也。”嘉州亦有青衣神，《益州记》：“青衣神号雷埴庙”，此青衣江神也，以青衣水名；后世乃又附会蚕丛之事，《永乐大典》2955神字青衣神条：“《嘉定州图经》云：县霁瑞亭碑云，县邑有青衣王祠。《南史》齐始兴王得蚕丛氏之墓。”齐人称蚕丛之冢在成都，与此无涉。

《搜神大全》三：“高辛时，蜀有蚕女，不知姓氏。父为人所掠，惟所乘马在，女思父不食，谓母因誓于众曰：有得父还者，以此身嫁之。”马载父归，父不肯嫁女，又“射杀之，曝其皮于庭。皮蹶然而起，卷女飞去。旬日皮复栖于桑上，女化为蚕，食桑吐丝成茧”，上帝授以九天仙嫫。按其事节，有类盘瓢，传说甚早，唯元人附会为仙真耳。《蜀故》卷七并存两说，谓“青神土主祠祀蚕丛氏”，又谓“蚕丛所祀先蚕之神，实马头娘也。”高辛时，蜀有夫在外久不归，妻誓曰：得夫归者，以女妻之。马载夫归，而不予女，杀马曝皮于庭。女过皮傍，忽卷女飞挂桑上，遂化为蚕。“后人塑女像为马头娘，以祈蚕

焉。”

蚕女故事，始见《搜神记》十四，但言“太古之时”；以为蜀女，似在宋时。《说郛》八十《诸集拾遗》引《稽圣集》：“蚕女冢在绵竹县，塑女子像，披以马皮，谓之马头娘庙。”《类说》本《蜀本纪》亦有此文（按书即《蜀纪》，中衍“本”字）。《七修类稿》等皆说为蜀中蚕神，至嘉、道间黄勤业《蜀游日记》尚载之云：过荣县“行经蚕市，渐闻鼓声隐隐，由远而近，土人咸曰祭马头娘也。是马头娘为蜀人无疑也。”

上元节放灯。唐时放灯不独上元也，蜀王孟时，间亦放灯，率无定日。宋开宝二年，命明年上元放灯三夜，自是岁以为常。十四、十五、十六三日，皆早宴大慈寺，晚宴五门楼。甲夜观山棚变灯，其敛散之迟速，惟太守意也。如繁杂绮罗，街道灯火之盛，以昭觉寺为最。

田况《上元灯夕》云：“春宵宝灯然，锦里香烟浮，连城悉奔骛，千里穷边陲。”唐时灯夕亦有定期，天宝三载令取十四、五、六日，开坊市燃灯，永为常式。宋时灯夕宴于五门，而大慈寺灯亦盛。《方輿胜览》成都楼台类：“雪锦楼在大慈寺门，元宵守帅游赏于此”。李焘有《十五日同登大慈寺楼》诗即此。又按《鉴戒录》十：“大慈寺东北有放生池，蜀人竞以三元日多将鹅鸭放生池中。”

李旼《重修昭觉寺记》：“昭觉寺成都福地，在震之隅，先是眉州司马董常宅，旧名建元。其缔构绍嗣之由，具萧相国遗碑悉之矣。唐乾符丁酉岁，为了觉大禅师宴居之所。”师学于神佑、石霜、百丈、洞山，剑南节度崔宏渐奏改建元，敕赐今额。

二十三日圣寿寺前蚕市，张公咏始即寺为会，使民鬻农器。太守先诣寺之都安王祠奠献，然后就宴。旧出万里桥，登乐俗园；今则早宴祥符寺，晚宴信相院。

田况《二十三日圣寿前蚕市》云：“龙断争趋利，仁园敞邃深，经年储百货，有意享千金。器用先农事，人声混乐音，蚕丛故祠在，致祝顺民心。”会期二十三日，乃天

穿节也。《升庵词品》五：“宋以前以正月二十三日为天穿节，相传云，女娲氏以是日补天。俗以煎饼置屋上，名曰补天穿，今其俗废久矣。”

蚕丛祠即在圣寿寺内，《方輿胜览》成都祠庙：“蚕丛祠，蜀王蚕丛氏祠也，今呼为青衣神，在圣寿寺。蚕丛氏教人养蚕，作金蚕数十，家给一蚕；后聚而弗给，瘞之江上为蚕墓。《南史》：齐永明间，始兴王萧鉴为益州刺史，“于州园得古冢，有金为蚕数斗，鉴一无取，复为起冢，且立祠焉。”寺又有李冰祠，石犀在焉，所谓都安王祠也。《寰宇记》云：“李冰祠在府西南三里，及唐节帅李德裕重立祠宇。”陆游《谒石犀庙》诗注：“有王蜀时修庙碑铭。”祠寺之沿革，详见《蜀中名胜记》成都南门石犀条：“石犀寺一名石牛寺，《輿地志》云：“邓艾庙南有石牛，即秦惠王遗蜀王者（按引志见《寰宇记》及《胜览》，石牛实为石犀）。今寺正殿阶左，有石蹲处，状若犀然。额曰圣寿寺，古之龙渊寺也，乃晋王羽宅，后舍为寺，改名龙渊。唐仪凤二年敕天下七寺建塔，立石柱二，度僧尝七百人，此其地也。会昌中废，至大中元年李回重建，摹万里桥南元和圣寿寺额竖此，故曰圣寿寺，字则僖宗御书也。”又云：“今蚕丛祠已不存，李冰祇李观察家作宗祠耳。”

祥符寺原属圣寿寺地，吴师孟《大中祥符禅院记》云：“敕赐大中祥符禅院者，唐元和圣寿寺三十院之一也。然自系敕额，不隶于寺焉。孟昶为蜀，檀越主枢密使王处回字亚贤之所建也。伪广政九年丙午岁，实晋少帝开运三年也。亚贤舍私帑，买毗卢、百合、法宝、罗汉、七俱胝等五院，合而为一。至十三年庚戌岁二月迄成，土木之盛，冠诸罗摩。”信相院亦在少城，冯时行《信相院水亭》云：“少城城隈佛宫阙，客哦水月僧饶舌。”《輿地碑目》载：“高骈《筑城记》，唐中和四年翰林王徽记，在城中信相院。”

二十八日俗传为保寿侯诞日，出笮桥门即侯祠  
奠拜。次诣净众寺邠国壮丞相祠奠拜毕事会宴，  
晚宴大智院。

田况《二十八日谒生禄祠、游净众寺》  
有诗，生禄祠即保寿祠，宋祁《次韵和季长  
学士正月二十八日郊见寄之作》注：“州人  
以廿八日祠保寿侯及唐杜丞相惊真堂。”按  
元人称生禄神为福祿神，《三教搜神大全》  
四：“福神者，本道州刺史杨公讳成者。昔  
汉武帝（按乃唐事）爱道州矮民，以为官奴玩  
戏。杨公守郡，以表奏闻，自后不复取。郡人  
立祠绘像，以为本州福神也；后天下士庶  
黎民皆绘像敬之，以为福祿神也。”

《蜀中名胜记》西门净众寺：“《岁华  
纪丽》云云，案杜邠公惊，唐元和间帅蜀者。  
又苏明允集有《张文定方平公祠碑记》，亦  
在净众寺矣。《高僧传》云：僧无相，新罗  
国人。开元十六年至成都，募化檀越造净众  
寺，影堂在焉。宋改为净因寺，今谓万佛寺  
也。”寺有七祖院、松溪院、传经院等。《益  
州名画录》陈皓条：“大中年府主杜相公惊  
起净众等寺门屋”，故寺有杜丞相祠。

唐人习尚写真，李德裕《重写益州五长  
史真记》云：“益州草堂寺列画前长史一十  
四人，代称绝迹。余以精庐甚古，画壁将倾，  
乃选其功德尤著五人，摹于郡之厅所。”此  
太和四年也。《益州名画录》真二十二处  
条：“蜀自炎汉至于巨唐，将相理蜀，皆有  
遗爱，民怀其德，多写真容（按在大慈寺资  
福寺龙兴寺圣寿寺净众寺福感寺中兴寺诸  
处）。年代既远，颓损皆尽，唯唐杜相国惊  
及圣朝吕侍郎余庆二十二处见存，一十六处  
亡失写貌人姓氏，皆评妙格。”同书宋艺小  
传：王蜀时模写唐二十一帝容于大慈寺；又  
张孜小传：“张孜成都人也，父授蜀翰林写  
貌待诏赐绯。孜有超父之艺，尤精写貌及画妇  
人，铅华恣态，绰有余妍，议者比之张萱之侍  
也。孟先主授翰林待诏，赐紫金鱼袋。孜有  
自汉至唐治蜀君像三卷。”

二月二日踏青节，初郡人游赏，散在四方。  
张公咏以为不若聚之为乐，乃以是日出万里桥，  
为彩舫数十艘，与宾僚分乘之，歌吹前导，号  
小游江，盖指浣花为大游江也。士女骈集，观  
者如堵，晚宴于宝历寺，后人为故事。清献公  
为记时，彩舫至增数倍，今不然矣。

张咏有《二月二日万里桥小游江宴》及  
游宝历寺诗，田况《二月二日游江会宝历寺》  
亦谓张咏“遂移踏青会，登舟恣游娱”。梅挚  
《踏青》云：“人游宝历青丝骑，路隘土桥  
金犊车”，其盛可知。《永乐大典》8849游  
字踏青游条引《成都志》风俗：“旧以二月  
二日为踏青节，都人士女，络绎游赏，缙幕  
歌酒，散在四郊。历政郡守，虑有强暴之虞，乃  
分遣戍兵于冈阜坡冢之上，立马张旗卓望之。  
公曰：虑有他虞，不若聚之为乐。乃于是日，  
自万里桥以锦绣器皿结彩舫十数只，与郡僚  
属官分乘之，妓乐数船，歌吹前导，命曰游  
江。于是郡人士女，骈集于八九里间，纵观  
如堵。抵宝历寺桥，出宴于寺内。寺前创一  
蚕市，纵民交易，嬉游乐饮，复倍于往年。  
薄暮方回，公于马上作歌，其略云云。”此  
记详于费谱，似即费修府志旧文。

韦奉《宝历寺记》叙其创建，“于府之  
东南，择胜地，建仁祠，号曰宝历。章表上  
闻，帝俞锡以银榜”。又叙其所在，“涉江  
而南，相彼原阜，磅礴郁起，势雄坤维，阻  
濬流而人民不居，眇近邻而黍稷斯茂。乃架  
双桥，通习险，规地势，分直绳，人迁如归，  
一日如市。”《輿地碑目》载：“《蚕市记》  
韦南康文，在华阳县宝历寺。寺有南康像，  
最传其真。”及宋，于大慈寺建韦公祠，江  
原张纘撰记。

八日观街药市，早宴大慈寺之设厅，晚宴金绳  
院。

田况无此诗，另有《八日大慈寺前蚕市》  
云：“所以农桑具，市易时相望，野氓集广  
廛，众贾趋宝坊。”是药市与蚕市同期而异  
地。观街药市，见《方輿胜览》成都风俗药  
市条：“五日鬻香药于观街者号药市”，是

又同地而异期。考费谱药市有三：二月八日、三月九日“观街药市”，又九月九日玉局观最盛，乃分举五门与观街之市，故此观街非玉局所在，更非大慈寺。又按《成都记》有“二月花市”，《道教灵验记》有三月龙兴观蚕市，皆在青羊肆中，则此观街当在龙兴观前。

杨亿《金绳院记》：“金绳禅院者，旧号龙华院。唐天复有禅月大师贯休者，通内外之学，为道俗所宗。自壬戌游蜀，至丙寅定居，比壬申入灭”。世系无废，新作佛殿斋厅僧堂浴室及众舍二百五十余间，大中祥符之祀，诏赐今名。又姜如晦《金绳院五百罗汉记》：建炎军兴，升成都府路安抚为四川安抚制置使，即寺内为官属廨舍；乾道庚寅，张震知成都，罢制置司官属，建为罗汉堂。

寒食出大东门，早宴移忠院，晚宴大慈寺设厅。曩时寒食，太守先设酒饌于近郊，祭鬼物之无依者，谓之遥享；后置广仁院以葬死而无主者，乃遣官临祭之。而民间上冢者，各蚁集于郊外。天禧三年，赵公稹尝开西楼亭榭，俾士庶游观。自是每岁寒食，开园张乐，酒护花市，茶房食肆，过于蚕市，士女纵观。太守会宾僚凡决旬，此最府廷游宴之盛。近岁自二月即开园，踰月而后罢，酒人利于酒息，或请于府展其日，府尹亦许之。

田况《开西园》云：“槛外游人满，林间饮帐鲜，众音方杂遝，余景更留连。”诗中亦言寒食开园。吴师孟《重修西楼记》云：“西楼直府寝之北，谨严邃静，非参僚宾客不得辄上。每春月花时，大帅置酒高会于其上。五日纵民游观，宴嬉西园，以为岁事，然亦止得到其庑序而已。”按文所叙，西楼即孟蜀摩河池北苑故楼。张咏《益州重修公宇记》云：“因孟氏文明厅为设厅，廊有楼；厅后起堂，中门立戟，通于大门。其中因王氏西楼为后楼，楼前有堂，堂有掖室，室前回廊。南暖厅，次南凉厅，凉暖二厅便寒暑也。”凉厅西有都厅，厅在使院六十间之中，

所以便议公也。凉都二厅，南列四署，同僚以居。又《鸡肋篇》上：“成都自上元至四月十八日，游赏几无虚辰。使宅后园名西园，春时纵人行乐。”使宅后园即使院西园，宋转运司亦有西园爽西楼，饶亭园之胜，位在北郭临江，与此异地。此谓游赏至四月十八，次日即为浣花大游江之期。

三月三日出北门，宴学射山，既罢后射弓，盖张伯子以是日即此地上升。巫覡卖符于道，游者佩之，以宜蚕辟灾。轻褊小盖，照烂山阜。晚宴于万岁池亭，泛舟池中。

田况《三月三日登学射山》云：“门外盛车徒，山半列麈市，彩棚飞镞远，醉席歌声起。”范镇《仲远龙图兄邀游学射》诗注：“故事，住来皆呈马骑，设射棚，众宾皆射，遣官妓记筹。按学射山者，以刘主禅于此学射，故名。”范成大有《上巳前一日学射山万岁池故事》及《三月二日北门马上》诗，陆游《三月一日府宴学射山》，似会期凡三日。北宋确在巳日，文同《学仙射山仙祠记》：赵抃守蜀之“明年春三月上巳，来游学射山，主民乐也。故事，有张柏子者，尝居此学道，以是日成。”尔后，两蜀之人诣通真观祷其神，从道士受秘篆。“此山之会最盛，太守与其属，候城以出，钟鼓旗旆，绵二十里无少缺。都人士女，被珠贝，服缯锦，藻绘岩麓，映照原野。”是日亦为蚕市，《神仙感遇传》：“三月三日，于满川于学射山看蚕市”是也。

万岁池即张仪筑城取土处，《寰宇记》：“万岁池在府北八里”，《方輿胜览》改作十里。《蜀中名胜记》谓，池广袤十里，溉三乡田，王刚中疏之，累土为防，上植榆柳。

九日观街药市，午晚宴如二月八日。

田况亦无此作，另有《九日大慈寺前蚕市》云：“高阁长廊门四开，新晴市井绝纤埃。老农肯信忧民意，又见笙歌入寺来。”益知二市同期异地，亦如二月八日。而三月蚕市在城内者，见诸《五国故事》：“蜀中每春三月为蚕市，至时货易毕集，阗阗填委，

蜀人称其繁盛”；王建尝登楼望之云云。则市在城区无疑。

二十一日出东大门，宴海云山鸿庆寺，登众春阁观摸石。盖开元二十三年灵智禅师以是日归寂，郡人敬之，入山游礼，因而成俗。山有小池，士女探石其中，以占求子之祥。既又晚宴于大慈寺之设厅。

田况有《二十一日游海云山》诗。吴中复等《游海云寺倡和诗》王霁序云：“成都风俗，以三月二十一日游城东海云寺，摸石于池中，以为求子之祥。太守出郊，建高旗，鸣筋鼓，作驰骑之戏，大讌宾从，以主民乐。观者夹道百重，飞盖蔽山野，欢讴嬉笑之声，虽田野间如市井，其盛如此。”韩绛《游鸿庆寺》诗注又云：“旧俗池中探石以卖，呼之云子。”

山之所在，亦可自诸诗求之。赵抃《游海云山》云：“罗绮一山遍，旌旗十里游”；宋祁《再游海云山寺》云：“十里云边寺，重驱千骑来，天形倚野尽，江势让山回”，知在城东十里临江。游者亦不尽在此日，王觐《望日与诸公会于大慈，闻海云山茶合江梅花，相约同赏》，则在正月。范成大有《三月二十三日海云摸石》，又有《十一月十日海云赏山茶》、《十二月十八日海云赏山茶》，鸿庆院山茶甚名。

二十七日大西门睿圣夫人庙前蚕市，初在卜市桥，田公以祷雨而应，移于庙前。太守先诣诸庙奠拜，宴于净众寺，晚宴大智院。

卜市桥即小西门雁桥，《茅亭客话》五：“延秋门内严真观前蚕市”，市原在此。大西门睿圣庙，即高骈筑城所迁龙女祠，故祷雨而应。田况无此日记游之诗。

四月十九日，浣花佑圣夫人诞日也。太守出笮桥门，至梵安寺谒夫人祠，就宴于寺之设厅。既宴登舟，观诸军骑射，倡乐导前，泝流至百花潭，观水嬉竞渡。官舫民船，乘流上下，或幕帘水滨，以事游赏，最为出郊之胜。清献公记云：“往昔太守分遣使臣，以酒均给游人，随所会之数，以为升斗之节。自公使限钱，兹例遂罢，以远民乐。太平之盛，不可遽废，以孤其心，乃以随行公使钱酿酒界之，然不逮昔日矣。”

《益州名画录》房从真条：“王蜀先主于浣花龙兴寺修佑圣夫人堂”，即冀国夫人任氏之浣花祠，原在草堂寺东三里。淳化中龙兴兵火，乃迁祠于草堂寺；寺东原为任宅，舍以供佛也。任氏为西川节度崔宁妾，以兵卫城，事详史鉴。氏之生平，载吴中复《冀国夫人任氏碑记》，佚文尚存。

宋九家注《杜诗》，据梁简文帝《草堂传》，谓杜宅所在草堂寺，建自六朝。故杨慎云，杜宅草堂寺“实始于梁”。《益部谈资》谓，杜祠草堂寺后改名梵安寺。三说皆确凿可信，世无异词。按唐人《成都记》云：“草堂寺府西七里，浣花亭三里。寺极宏丽，杜员外居住逼近，常恣游焉。”浣花祠原在龙兴观，故距草堂寺三里，而寺与杜宅逼近。宋人《蜀记》云：“梵安寺乃杜甫旧宅，在浣花，去城十里。大历中节度使崔宁妻亦居之，后舍为寺，人为立庙于其中，每岁四月十九，凡三日众邀乐于此。”时任祠已迁草堂寺中，邀乐梵安，即游草堂。故《方輿胜览》成都佛寺云：“梵安寺在成都县南，与杜甫草堂相接。每岁四月中浣前一日，太守宴集于此。”杜宅“逼近”草堂寺，即与梵安寺“相接”，二寺为一，先后异名。或不别二记之时代，而强指草堂、梵安为二寺，尽斥前人记载无一者是者，好逞怪谬也。

浣花游乐，唐时已兴，屡见岑参诗咏，五代尤盛。《蜀梣杌》：王衍乾德五年“四月游浣花溪，龙舟彩舫，十里绵亘，自百花潭至万里桥，游人士女，珠翠夹岸”（按《名胜记》于四月下增“十九日”三字，非是）；又孟蜀广政“十二年八月，昶游浣花溪。是时蜀中百姓富庶，夹江皆创亭榭游赏之处，都人士女，倾城游玩，珠翠绮罗，名花异香，馥郁森列。昶御龙舟观水嬉，上下十里，人望之如神仙之境。”及宋，乃以四月十九游江，田况《四月十九日泛浣花溪》：“十里绮罗青盖密，万家歌吹绿杨垂”是也。任正一《游浣花记》叙述尤详：“成都之俗，以

游乐相尚，而浣花为特甚。每岁孟夏十有九日，都人士女，丽服靓妆，南出锦官门，稍折而西行，十里入梵安寺，罗拜冀国夫人祠，退游杜子美故宅，遂泛舟浣花溪之百花潭，因以名其游与其日。”（按《草堂志》节录此记，误注费谱，又脱“谱”字；转抄志文者，乃指为韩诩之书，误说为唐时故事）。并记舟檣鼓歌，结棚游观之盛，及府尹置酒高会，水戏竞渡诸事。又《鸡肋篇》载：“浣花自城去僧寺凡十八里，太守乘彩舟泛江而下。两岸皆民家水阁，饰以锦绣。每彩船到，有歌舞者则钩簾以观，赏以锦。以大舰载公庠酒，应游人之家，计口给酒，人支一升。”《老学庵笔记》八亦云：“四月十九日成都谓之浣花邀头，宴于杜子美草堂沧浪亭，倾城皆出，锦绣夹道。自开岁宴游，至是而止，故最盛于他时。”

五月五日宴大慈寺设厅，医人鬻艾，道人卖符，朱丝彩缕，长命辟灾之物，筒饭角黍，莫不咸至。

五日采艾禳毒，系丝辟兵，及蓄药之习，汉晋已然，天下所共，故田况无诗。《铁围山丛谈》谓：成都故事，岁以天中、重阳节，开大慈寺，多聚人物，出百货其间，别号药市。至于五日竞渡，唐僧鸾有记事曲，锦江夺标，太守主之。

六月初伏日会监司，中伏日会职官以上，末伏日会府县官，皆就江渎庙设厅。初文潞公建设厅，以伏日为会避暑，自是以为常。早宴罢泛舟池中，复出就厅晚宴；观者临池张饮，尽日为乐。清献公使限钱，但为初伏会，今因之。

田况《伏日会江渎池》：“江渎祠前有流水，灌注蓄泄为池塘”，知渎池所在，尚非郫江遗址，但与江近。冯浩《江渎祠设厅记》：“庙前临清池，有岛屿竹木之胜，红渠夏发，水碧四照，为一州之观。”溪上有亭，宋祁有《夏日江渎亭小饮》及九月《十日宴江渎亭》诗。

《汉书·郊祀志》：秦并天下，立江水祠于蜀，至今岁祠之。按《史记·封禅书》

注：“盖汉初祠之于源，后祠之于委也。”常志蜀郡江原县有江祠是也，后祠于江都，及隋唐乃置祠成都。苏德祥《新修江渎庙碑记》云：“当隋之开皇二年，文帝以沈祭之缺礼，乃营之庙貌。”李景让《南渎大江广源公庙记》：天宝六载加封，诏曰“惟夏四月，肇辰迎气，太守其率祭官，祀南渎于益州。”《益州名画录》蒲师训条：“孟令公改元，兴修诸庙，师训画江渎庙、诸葛庙、龙女庙。”至于江神，《广雅》谓之奇相，《江记》以为帝女，《舆地纪胜》茂州汶川县下引《图经》又谓渎神姜姓，而杜光庭《水记》乃言羊磨治水。羊、姜、奇相，皆一声也。

伏日亦始于秦，然蜀自有期。《艺文类聚》五引《风俗通》：“汉中巴蜀广汉，自择伏日。俗说汉中巴蜀广汉，土地温暑，草木早生晚枯，气异中国。”按《御览》三十一引文同，但少“广汉”二字。

七月七日晚宴大慈寺设厅，暮登寺门楼观锦江夜市，乞巧之物皆备焉。

田况有《七月六日晚登大慈寺阁观夜市》诗，《蜀中风俗记》引费谱此条，注“寺门楼”云“即雪锦楼也”。又《方輿胜览》成都风俗、夜市三鼓条：“《成都志》载古诗云：锦江夜市游三鼓，石室书斋彻五更。”

十八日大慈寺散孟兰盆，宴于寺之设厅，宴已就华严阁下散盆。

田况有《七月十八日大慈寺观施孟兰盆》诗，其俗详载《荆楚岁时记》，乃七月十五，《御览》三十二、《岁华纪丽》引记皆作十五，盖佛会之始。佛教以是日为孟兰会，道教以是日为中元节。《茅亭客话》二：“蜀人每中元节多生五谷，谓之盆草，盛以供佛。”《大典》引《成都志》谓中元渍芽是也。薛能《吴姬》诗：“水拍银盆弄化生”，亦唐中元故事。

阁即在寺内，范成大《成都古寺名笔记》：大圣慈寺华严阁有杜棕像，陆游《观华严阁万僧会斋》亦在此地。

八月十五日中秋玩月，旧宴于西楼，望月锦亭，  
今宴于大慈寺。

田况无此诗。按武元衡有《中秋夜锦楼望月》，幕中柳公绰、张正一诸人皆有和作。崔备和诗云：“照别江楼上，添愁野帐前”，江楼即指锦楼。《方輿胜览》成都楼台类：

“锦楼在龟城之上，前瞰大江，岸列花木，西眺雪岭，东望长松，二江合流。白敏中尝登其上有诗。”此条乃用《成都古今记》文，因知《寰宇通志》成都锦楼条云：“在龟城外唐时建”，外为上字之讹；《蜀中名胜记》称少城西南锦江楼即此。其位当少城之西，故习称西楼。岑参《早秋登府西楼》即张仪楼。《元和志》：成都“城西南楼百有余尺，名张仪楼，临山瞰江”。《寰宇记》成都府西门楼条引任豫记“西门一楼独有补葺，张仪时旧迹犹存”。

九月九日玉局观药市，宴监司宾僚于旧宣诏亭，晚饮于五门，凡二日。官为幕帘棚屋，以事游观，有云有恍惚遇仙者。

宣诏亭在府治内，费谱上元后“残灯会”，通判就宣诏亭宴监司以劳之。彭乘《修玉局观记》：“益州玉局化者，二十四化之一也。传云，后汉永寿中，老君与张道陵至此，有局脚玉座自地而出，老君升座为道陵演正一之法。既去而座入地，因成洞穴，故以玉局名之。自东汉权舆，皇唐崇饰。王氏窃据，广其闾堵，坏此殿堂，并为内禁。寻与府库悉为灾焚，后主因其旧规，复创祠宇。”大中祥符八年重修之。

玉局药市历见记载，《龙川别志》：张安道重九出观药市，“五更市方合”，入玉局观。《鸡肋篇》云：“至重九药市，于谯门外至玉局化五门，设肆以货百药”。《老学庵笔记》六：“成都药市以玉局观为最盛，用九月九日。杨文公《谈苑》云七月七日，误也。”

田况《重阳日州南门药市》：“成都府门重阳市，远近凑集争齎担，市人滴豨亦射利，颇觉良恶相追参。”又云：“成都道

士足传记，观诫之外多奇谈，盛言每岁重阳市，屡有仙迹交尘凡。”按宋祁有《九日药市作》，又《九日宴射》云：“佳节凭高驻彩旗，亭皋雾罢转晨曦，期间羽集号猿后，台外尘飞戏马时。”射戏伎乐，亦就药市为之。范成大亦有《重九药市》诗。

冬至日宴于大慈寺，后一日早宴金绳寺，晚宴大慈寺。清献公记云：至前一日前，太守领客出北门石鱼桥，具樽豆观樵已，乃至天长（庆）观晚宴。盖文潞公始为之，后复罢。

费谱以晚宴天庆属前一日。田况诗《冬至朝拜天庆观、会大慈寺》，实是以冬至朝圣于此。范成大亦有《冬至日天庆观朝拜》诗。彭乘《天庆观五岳真君记》：益州天庆观天宝院真君殿绘像，并画五岳帝君四渎公衮，山川总领，神仙部属，嘉祐五年记。

《輿地碑目》：“唐太平公主出家敕在天庆观”，是唐时名观。又范成大《会庆节大慈寺茶酒》云：“衔杯乐圣千秋节，击鼓迎冬大有年”；虽言迎冬，实庆圣诞，与天庆朝拜事别。犹田况《三月十四日大慈寺建乾天节道场》，亦祝寿也。

谱中所及，以岁时游乐为主，因及蚕市药市。成都旧俗，按月有市。《成都古今记》载：“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见《说郛》本及《升庵集》引）。其可略知者数事：

**二月花市** 唐时已然，萧遵《成都》云：“日晓已闻花市合，江平偏见竹籊多。好教载取芳菲树，剩照岷天瑟瑟波。”观诗所咏，市傍锦江而设，益知二月八日“观街药市”疑在青羊肆中。薛田《成都书事百韵》亦云：“柳堤夜月珠簾卷，花市春风绣幕褰。”

**三月蚕市** 《茅亭客话》九谓：“正月至三月，州城及属县循环一十五处。”今知者八处：《蜀中风俗记》正月十五日蚕市，此其一。费谱所载，正月五日五门蚕市，二



十三日圣寿寺，三月二十七日龙女祠三处。又《茅亭客话》五：“延秋门内严真观前蚕市”，同属三月二十七。田况诗尚有二月八日及三月九日大慈寺蚕市。又三月三日蚕市二处，青羊市与学射山皆有之：《道教灵验记》谓贾琼“因春蚕市，三月三日过龙兴观门”；《古今集记》三月三日远近祈福于龙桥曰蚕市；《神仙感遇传》：“三月三日于满川学射山通真观看蚕市”。其在三月者，有学射山、青羊市、龙女祠、大慈寺四处。《方輿胜览》成都风俗云：“一岁之中，二月望日鬻花木蚕器于其所者号蚕市”，未言确处，似所在不一。《华阳县志》于望日下增“于府治东大慈寺前”八字，乃臆改旧记。

**四月锦市** 《华阳县志》谓在治城东南县境之内，亦意想为说，或因吕大防建锦院于府治东而附会之。

**五月扇市** 《蜀中风俗记》云：“五日鬻香药于观街者号药市，鬻器用者号七宝市。《丹铅录》云：五月卖扇于街中谓之扇市。”案此记药市、七宝市录自《方輿胜览》，扇市则据《古今集记》文，合为一条。《华阳县志》误为《胜览》之文云：“蜀民每岁五月于大慈寺前街中卖扇名扇市”，乃又置之太慈寺前。

**七月七宝市** 见《方輿胜览》。案七宝器用，谓乞巧用物，《荆楚岁时记》：“是夕人家妇女结彩缕，穿七孔针，或以金银铤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华阳县志》于《胜览》之“鬻器用者”句前，增“冬月于大慈寺前”七字，非是。

**九月药市** 费谱所见，二月八日及三月九日“观街药市”，又九月九日玉局观最盛。《蜀中风俗记》五日观街药市，又“九月初九日药市”，则凡二三五九月皆有之。《华阳县志》谓费谱二月药市在玉局观街，非是，说详上文。

按《方輿胜览》成都府路风俗类、蚕市药市条：“成都古蚕丛之国，其民重蚕事，故一岁之中，二月望日鬻花木蚕器于其所者号蚕市。五日鬻香药于观街者号药市，鬻器用者号七宝市。”所言蚕市“于其所”，乃兼诸处称之，药市“于观街”乃龙兴观，七宝市则未指所在。《蜀中名胜记》引文去其“于其所者”、“于观街者”二句，又于文末增“俱在大慈寺”，改窜旧志，使三市皆仅一地矣。

其余灯市、香市、桂市、梅市、酒市、桃符市，皆按月令，以所售节物而称之，却未能详。尚有不入于《成都集记》十二月市者，皆生民日用：

**米市** 《茅亭客话》：“伪蜀成都南米市桥”，市在大城东南隅。

**炭市** 《旧五代史·梁刘知俊传》：“天汉元年冬，(王建)斩于成都府之炭市”；又见《太平广记》163引《王氏见闻录》。

**麻市** 陆游《昔在成都，正月七日圣寿寺麻子市，初春行乐处也》云：“城南麻市试春行。”

**渔市** 陆游《晚步江上》云：“万里桥边带夕阳，隔江渔市似清湘。”